

仇池筆
漁樵閒話
濟南先生師友談錄記



仇池筆記

蘇軾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仇池筆記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章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唐宋
叢書及龍威秘書皆收有此書
且皆源自說郛龍威本較清晰
故據以排印

仇池筆記

宋 蘇軾撰

月蝕詩

玉川子月蝕詩。以蝕月者月中蝦蟇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以食日者三足鳥也。此因俚說以寓意。戰國策。日月凋暉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舊矣。

平中宮

杜子美詩。自平中宮呂太一。世不能解其意。而妄者以爲唐有平中宮。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廣南。杜詩云。自平中宮呂太一。下文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輕改文字。鮮不爲笑。

陽關三疊

舊傳陽關三疊。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又是四疊。皆非是。每句三唱以應三疊。則叢然無復節奏。有文助者。得古本陽關。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如此。樂天詩云。相逢且莫推辭去。聽唱陽關第四聲。第四聲者。勸君更盡一杯酒也。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聲。則第一句不疊審矣。

記天心正法呪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法。爲里人療疾驅邪。僕嘗傳此呪法。當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

汝。汝若不吾崇。吾亦不汝苦。

吸蟾蜍氣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棄之道左空塚中而去。後歸鄉過此塚。欲取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於未棄時。冢中有大蟾蜍如半輪。氣咻咻然。意兒呼吸此氣。故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肥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兒醫張荆筐。張曰。物之能蟄。燕蛇蝦蟇之類是也。能蟄則不食。而壽千歲。若聽其不食不娶。則得道矣。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

獲古鏡

元豐中。余自齊安過古黃州。獲一鏡。其銘云。漢有善銅。出自白陽。取鑄爲鏡。清明而光。左龍右龍。輔之兩傍。其字如菽大。篆甚精妙。白陽疑白水之陽。其銅黑色如漆。照人微小。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禁同省往來

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窗下飲酒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窗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嘆也。

書李若之事

晉方技傳。有韋虛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食。牛

方食。柰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卽如此。何用理亂者爲。虛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虛固有道者耶。呂猗母足得痿痺。病十餘年。虛療之。去母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疾十年。豈可倉卒令起耶。虛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夾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爲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溫溫也。蓋若之曾遇得道異人於華岳下云。

東坡昇仙

吾昔謫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長吉時事。以上帝召。他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來言之。今日有從黃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生平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間。而身宮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斗直。且曰。無善聲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爾。

沖退處士

章惇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晚用太守王素薦。賜號沖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者。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游青城。濯足水中。惇謂士寧曰。腳踏西溪流去水。士寧答曰。手持東岳寄來書。惇大驚。不知其所自來也。未幾惇果死。其子禩亦以逸民舉。仕一命乃死。士寧蓬州人也。

語默不常。或以爲得道者。百歲乃死。常見余成都。曰。子甚貴。當策舉首。已而果然。

李氏子再生說冥間事

戊寅十一月。余于儋耳聞城西民李氏處子病卒。兩日復生。余與進士何旻同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幕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又一僧亦處子隣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飧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去。繫者皆爭取其飯。僧飯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擎跪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還。送者以手擘牆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耶。書此爲世戒。

道士張易簡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余稍長。學日益進。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余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卒。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吾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跌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烟焰上渺渺焉。有一陳道人也。

辨附語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皆非也。意有奇鬼能爲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觀其妻於已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其妻忽聞空中有聲。眞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爲不信。金釵在某處。妻取得之。遂服喪。其後夫歸。妻乃反以爲鬼也。

治眼齒

歲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錄之。

石普見奴爲祟

石普好殺人。以殺爲娛。未嘗知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爲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

陳昱被冥吏誤追

今年三月。有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爲人。乃其亡姊也。攜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旁。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空有橋。榜曰會同。人皆用泥錢。橋

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爲鳥鵲所啄。姊曰：此網捕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有吏坐曹十餘人。以狀及紙錢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以殺乳母。昱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諸曹檢已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更此一報。卽不同矣。意謂當超之。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旣蘇。周果死。

記異

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入者。長大肥黑。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造妖。胡爲。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資用乏。不得不爾。罵者怒少解。曰：須錢不難。何至作此。乃取釜竈杵臼之類。得百餘。以少藥鍛之。皆爲銀。乃去。後數年。道士復見此人。從一老道。鬚髮如雪。騎白驢。此人腰插一驢鞭。從其後。道士遙望叩頭。欲從之。此人指老道士。且搖手作驚畏狀。去如飛。少頃卽不見。

豬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俗謂之豬母佛。云：百年前有牝豬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豬龍也。蜀人謂牝豬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意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應爲靈異。青神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鬚

而負琴者邀至室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則及亦未免耳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王翊夢鹿剖桃核而得雄黃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爲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鎗翊發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及見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記范蜀公遺事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髮皆變蒼郁然如畫也公平生虛心定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耶然范氏多四乳固與人異公又立德如此其化也必不與萬物同盡蓋有不可知者也元符四年四月五日

記張慙子

黃州故縣張慙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錢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土人所言則有甚異者不可知也

記仙女

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仙降於其室自言女仙也賦詩立成有超逸絕塵語或以其託於箕箒如世所謂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言非紫姑所能至人有入獄鬼羣鳥獸者託於箕箒豈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客多與賢士大夫爲游其必有以致之也哉

王元龍治大風方

王游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夢人自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愈子飛懼遂不施僕以爲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効藥有効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爲二豎子李子豫亦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爲鬼所脅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穢惡在黃試之病良已今後當常以施人

延年術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者如趙抱一徐登張元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者甚衆然卒亦病死時中風搖擗但實能黃白有餘藥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而人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遠而好事者緣飾之耶

單驤孫兆

蜀人單驤者。舉進士不第。顧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也。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驤入侍。有問。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驤爲朝官而兆已死矣。予來黃州。隣邑人龐安常者。亦以醫聞。其術大類驤。而加之以鍼。術絕妙。然患聾。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病如神。此古人所以過人也。元豐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爲記之。

僧相歐陽公

歐陽文忠公嘗語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脣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脣不着齒。今亦不敢問公。不知其何如也。

費孝先卦影

至和二年。成都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床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成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易軌革卦影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後五六年。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真僞不可知也。聊復記之。

辨五星聚東井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所謂億則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嘗附日不遠。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余度之。十月爲正。蓋十月乃今之八月爾。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則金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初得天下。甘石何意諂之。浩之說未足信也。

辟穀說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饑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日光嚙之。其人亦隨其所向。効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以百數。此爲上妙。法止於此。能服玉泉。使鉛汞具體。去仙不遠矣。此法甚易知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儋耳米貴。吾方有絕糧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



錄話閒樵漁

撰 軾 蘇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
所選寶顏堂秘笈及
龍威秘書皆收有此
書寶顏本在先故據
以排印